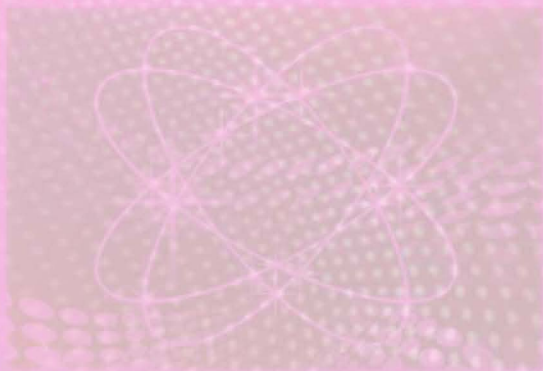


✻ 百花小说

街上的阿强

小 牛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❁ 百花小说

街上的阿强

小 牛 著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街上的阿强/小牛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2008. 5

(百花小说)

ISBN 978-7-80723-316-9

I. 街… II. 小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7407 号

百花小说 街上的阿强

著 者	小 牛
责任编辑	张 宇 刘向武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50
印 数	1000
字 数	1500 千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3-316-9
总 定 价	898.00 元(共 30 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

小牛，本名张小牛，湖南武冈人，当过农民、工人、公务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，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、作家出版社、新世界出版社等刊、社发表和出版长、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三百万字，作品多次获奖，被多家选刊转载，入选多种选集；并有影视剧本被摄制播出获飞天奖。系中国作协会员，湖南省作协理事及长篇小说委员会委员，娄底市作协主席，一级作家，现供职于湖南娄底市文联。

总 序

历经了“先锋”、“新写实”和“新生代”等文学潮流的冲击，中国的小说创作日益多元化。不同的题材、叙事风格、文学理念、地域特色让小说作品呈现了“百花齐放”的局面。同时，中短篇小说以其短小的篇幅、简洁的情节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，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《百花小说》正是在这一文学环境中，以扶持纯文学为目的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历时一年，策划、征集、遴选而成的中短篇小说丛书。

在网络文学迅速崛起，快餐书泛滥的二十一世纪，《百花小说》的作者们都秉承严肃、认真的创作态度，坚持在体验生活中书写生活，力图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来反映时代风貌，探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目的与终极意义。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生在身边的平凡故事，带我们走进一个个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让我们在同悲同喜同感同叹中有所启迪。

不同的观察角度、人生历程也使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，

塑造了独特的人物形象,展现了迥异的写作风格。或冷静叙事,或幽默调侃,或深沉叩问,人生百态,花样年华,作者一一诉说,娓娓道来。每一篇作品都呕心而成,匠心独具。

《传说我们年少》里有明媚而忧伤的少年时光,有梦幻荒诞的少年梦想,魏满意用直抒胸臆的笔墨,追忆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。

《车祸奇情》中,巴山游子刻画了憨二、李四、五哥、阿六、小柳、刘先生……在生活中奔波的小人物,一只只都市的候鸟。不管面对多少挫折和磨难,他们都坚守着诚实、善良,折射着人性的光辉。

《映山花开的村庄》通过对乡村风俗世态的描绘,反映了民生民情,田伢子、月凤……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执著并奉献着。

《我是谁的朱砂痣》,在都市快节奏的喧嚣和浮躁中,真情难以抑制地在作者的笔下流淌。爱,成为了一种信仰。

.....

丛书所选作品用字精炼、文笔优美,充实休闲时光,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,也为我们提供了写作方式方法的借鉴,特别适合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。

偷半日清闲,捧一杯茗茶,翻两三卷书稿,窥四五段人生。希望这辑小说丛书,能带给您一点思索与感悟!

自序：希望

按说自述是最容易写的了。我却不太敢写自述，就像几次谢绝电视台采访的道理一样，总觉得自己这几十年活得太曲折复杂，一番话很难说得清什么的。何况你一说自己，或许就有人哼鼻子撇嘴巴，而我又最不愿为人家的哼鼻子撇嘴巴再去多说点什么。想了想，好些年前曾应一家报纸之约写了篇短文，勉强也可顶个自述吧，便拿了来：

先前是根本没想到文学。满脑壳只有生活。而且这“生活”的定义，在心里久久停留在“生下来就要活”的诠释上。因此当家庭被一条巨大的左胳膊揍扁后，小小年纪就塞满一肚子的希望了。饥饿中背一筐猪草去卖，希望猪圈里突然冒出个红衣绿裤的小矮仙，双手捧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白米饭；黑暗里龟缩在庙宇改成的小学礼堂杵晃，希望长夜能像书页哗地翻过去，清晨的铃声随着阳光响亮起来；到了能勉强挑动大半担粪水去挣几个学费时，只希望天下所有的路都能在脚下像晾晒的豆角一样往

短里缩；直至跟着受了冤屈的母亲去了乡下，成了一个瘦高的小男子汉了，那希望仍然十分的琐细，一双雨天的套鞋，一个崭新的斗笠，一餐不需要菜只要拌一小坨猪油的饱饭，一次不要赶着出工可以尽情做梦的酣睡……全都在希望里斑斓如天边的彩霞。等到突然又随母亲返回城里，那一串串的小希望成了放飞的鸟，狂喜中竟不知道还有什么要希望的了。

日子很快也断了希望。母亲在再次降临的厄运中悲惨离世，“家”的概念彻底碎裂。为了躲避下乡，仓皇逃进一片原始老林。却没能逃过群众雪亮的眼睛，只好乖乖地佩一朵红花插队去，再不希望这辈子还能换个活法。当然心里并不是太甘心。却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在死心塌地在乡下呆了八年后，突然又让回城里来过新的日子了。心中兴奋又忽忽地猛蹿上来，就想，这希望原来不能丢的啊！

也许就因为这希望再不肯丢了，什么事都想干出点名堂来。小吃店站柜台，照相社摆弄相机，都能得些赞扬；进了机关写材料，能一路进专区进省城进北京把“大材料”拿下来。心里还不断地将希望放大，想着自己既然能在材料里捣鼓文字，何不索性再捣鼓文学呢？

问题就出在这文学上了。现在想来，其实地地道道是个尤物。眉头一挑睫毛一飞撩魂得很，没等你靠近她又跑了。处女作就捅出个中篇小说，那份激动就差没哭，心里是十分肯定把文学给搂住了。然而激动一夜醒过来，又发现她根本不在怀中，只

送了个飞吻给你。当然有了这飞吻就有了诱惑，总想追着那脚印去。但追了这么些年清点一下，至多得了一条带体香的手绢而已。

不过分析一下自己，也只有在这文学上，那希望是不太具体也很不明晰的，要追到什么地步，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全都模模糊糊，以至脚下三步两歇，甚至还有休长假的时候，加上先天后天都有欠缺，能得一条小手绢算幸运了。好在自己也不打算再作别的什么人生追求，干脆起来索性就把“追求”二字丢开了，日子里有种滋味就行。这滋味就是眼前始终有那尤物动人的笑在亮着。

于是，再忙再累再懒散再不顺心再欢天喜地，也要间或地抽出时间来，静静地久久地凝视那笑。这一凝视又终于有个发现，自己过去一切一切的希望，已经都含进那笑里了。就像在菩萨面前许过愿要把愿还上，你得一丝一丝把这笑再拽回生活里去呢。顿时，这心又宽阔了许多，脑壳也好象深邃了许多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厅里竖了一对三米高的青花瓷瓶，上面烧着五千余名中国作家的签名，我至今没有去看过自己的签名，但我觉得自己的签名在那瓷瓶上已经成了一个永远不肯褪色的笑容。当初征集签名时还让写一句话，那些话被汇编在一册《中国作家三千言》里。我的一句话是这样的：人为希望而扛起生活，生活为希望而走进文学，文学为希望而拥抱人。

我这人不长于也不太喜欢说深奥玄妙，就这么个简单感悟。

目 录

涅槃	1
雾	16
街上的阿强	31
二〇〇二年的第二场雪	97



火实在猛，叫人料不到。从冒出第一股烟到照亮半边街，不过眨几下眼皮的事。刚冲进来倒是通体暖烘烘的，大冷天这感觉很粘人。



涅槃

火舌舔着他鼻子尖的时候他好像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了。但他晓得院子外面人们正在激动，还有人呼喊他的名字。当然小芸喊得最响。

于是他想笑一下。但有点晚了。脸皮已经拉扯不动，干焦燥巴的，似乎还发出“吱吱”叫声，像油炸着的糯米皮。

心便在火里悠悠地晃起来。

火实在猛，叫人料不到。从冒出第一股烟到照亮半边街，不过眨几下眼皮的事。刚冲进来倒是通体暖烘烘的，大冷天这感觉很粘人。

小芸家里就总是这十分粘人的暖烘烘感觉。人进去就不想



出来。不出来又不行。她爹的脸难看，黑抹布一样。而小芸干脆就躲在自己房里把东西翻弄得山响。只好勾着脑壳退出小芸的家，浑身叫北风吹成冰混。更觉得那屋里的暖烘烘叫人难舍。一到冷天，小芸家里就整天亮个煤炉子的。“不亏人，只亏钱。”她爹这样说，搓着下巴蛮自得的样子。

小芸爹喜欢搓下巴，就连“冲”他一句的时候都要搓下巴，腔调又冷又长的话好像是从下巴上搓下来：“你就那样看重几个钱？”眼睛还斜着，左眉梢那根长长白毛翘起来。

他就作不出声了，身子一点一点矮。

钱是三千二百五十六元，十元五元二元一元的全有，人造革提包挤得鼓鼓，像开膛掏出的猪肚子。运猪崽到广东一趟就赚一大包钱，比杨老满、比段五伯都强。回想刚撤掉肉食站那阵还愁得蔫黄瓜一样。十五岁补员到肉食站，满以为掌着人人眼红的砍肉刀，脑壳会昂得高高。一下子变了政策，杀猪卖肉的满世界都是了。

所以还是那句话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还有一句：“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”

胆子算大了，光是偷税那手脚就没几个敢做，正在风口上，弄不好一个偷税典型又挑在枪尖上。提一包钱从广东回来也要胆子，夜里的公路边常常会蹿出几个脸涂锅灰手挥杀猪刀的。自己腰里便也别一把杀猪刀，玩杀猪刀他自信得很。





因此没冲进去就不是因为胆子了。火虽然猛，冲进去还是敢的。何况还隐隐约约听到细人崽的嘶哭。

是隐隐约约，在大火的呼呼啦啦吱吱嘎嘎里。像杨老满院里的羊羔子叫。杨老满院里老是羊羔子叫。那人挣钱也狠，院子一半锯木一半宰羊，羊羔子叫声就被电锯锯得七零八碎飘飘落落。小芸这时候就会双手堵住耳朵，声音还打颤：“太残忍了太残忍了！好可怜的羊羔子啊——”

其实羊羔子肉好吃。嫩而不膻，鲜而不腻。放五香八角炖了再拌姜丝蒜瓣泡辣椒炒，烫一撮芫荽菜在里面，世上第一口味。冷天里还蛮补。小芸爹爱吃得不得了，那左眉上老长的白毛欢喜地颤个不停。这时候老爷子就会亲手给他筛米酒，饭碗里筛得满满实实。

他也就老想拎只羊羔子去。

小芸也就戳他额头，手指软软的：“最狡，最狡。”是狡。不狡，一个“大龄货”能摘下一朵鲜嫩的“村花”？不狡，老爷子能把婚期都给他俩定下！初中学过的好多成语都退老师了，这句还记得：投其所好。

虽然戳额头，小芸却从不看爹吃羊羔子。他爹就另外置备了炒羊羔子肉的锅、盛羊羔子肉的碗，千万莫叫小芸的菜里有羊羔子味。杨老满却缺德，见小芸从门口过，故意扔一只刚放血的羊羔子过来，在她脚下抖身子，吓得她尖叫一声反身扑进他



怀里。

他就几步跨过去，揪住杨老满胸口吼一声：“一身皮子痒么？”杨老满却一脸的涎笑：“哟荷哟嘴，恩将仇报？叫你搂一回呢！有那福气换我两只羊羔子也干！”

杨老满嘴巴上油多，雷公也打不下手。不过搂住小芸那味道也实在叫人一身血滚烫。怀里抖抖索索娇喘吁吁，也像一只羊羔子。这味道难得尝到。小芸脸太薄了，没别人时搂她都躲躲闪闪，当着众人一脑壳扎进来简直日头出西边了。

心里就真的感谢杨老满一回。

没想杨老满也有不涎脸的时候，眼皮耷着眉头垂着，厚嘴巴往一边撇一下，声音就像瓮里滚萝卜：“货都让人家定下了。”

都定下了？他望着几只躺在地上抖身子的羊羔子，又指指一旁栏里：“从栏里拎一只出来吧？”双手递一支“精白沙”过去。

那眼皮抬都不抬，仍然瓮里滚萝卜：“不宰了，今天累了！”

只好木木的，脸上好没趣。当然明白了原因。就慢慢收回事来，蔫蔫地离去。

偏偏又有哭喊声传来。悠悠的，把个“天啦”的“啦”字拽得老长还扭几道弯，像一条溜溜的蛇。叫他打着哆嗦几乎迈不动步。那一场火把贵坨婆娘烧疯了，天天满镇子耍着这条蛇跑，一镇子人都叫这条蛇咬得心抖抖索索。

他更加了，一颗心七残八缺没剩下一处好。





贵坨却不要蛇。只“哈哈”地笑，笑得喉咙嘶嘶的，有点像杨老满的电锯声。跳下狮头崖了，那笑声还在空中打转。于是电锯又拼命在他七残八缺的心上锯。

一下子贵坨就血肉模糊面目全非，好像哪部电影里有句“人生不可思议”的话。这就叫不可思议。崖上崖下两种景像只眨一下眼皮的功夫。

只有呲牙裂嘴依旧。

一镇子人都恨过那呲牙裂嘴。郑三家的壮猪用嘴巴拱坏他茅厕后墙一块砖，他呲牙裂嘴将人家的猪栏推倒；段五伯的狗偷吃了他灶边一个烤红薯，他呲牙裂嘴挥着火红铁钳将狗的耳朵烙烂一只；毕四婆婆的芦花公鸡踩坏他几个刚做好的湿藕煤球，他追到人家屋里，在毕四婆婆的哀求声里揪住芦花鸡拧断两只脚。这小镇上不怕他不咒他的只怕数不出来，连小芸都咒他“恶事做绝了会绝后”哩。

是小芸在河边洗衣服，不留神漂走一条红裤衩。贵坨在下游不远处弓着背剖鸡，红裤衩一下缠到鸡脑壳上。贵坨就挥手将红裤衩扔到河中心，跳脚大骂，骂小芸瞎了眼了，还骂小芸发骚风用裤衩逗男人了。把小芸骂得一脸稀烂肿了眼泡。

没想却生个大胖崽。粉嘟嘟肉墩墩冬瓜一样。也实在出怪，一年里小镇上八个生细人崽的，就这一个带了把。那脑壳就更加昂上天了。婆娘也不打了，天天不是猪脚就是猪肚让婆娘



吃得没了腰身。那婆娘就整天抱着细人崽笑，再不喊回去。

其实喊回也回不了。湖南到安徽有好远？车票钱哪里弄？想吃包五香瓜子还得等贵坨从身上瘫下去打鼾了，偷偷伸手去床头衣服里摸几个零钱。贵坨口袋里永远只有几个零钱，可又经常满口酒气满脸红光从外面回来。出门去贩玉兰片都稀罕呢。便都说是打牌里手，人家的钞票老是拢到他面前。还听说顺坨输惨了把刚进屋的新婆娘给他睡一回抵了账。

于是都不晓得这样一个角色是如何在外贩玉兰片时带回个俏婆娘的。

不过也都晓得只俏了一张脸，猪血李子好看不好吃。一天到晚只煮三顿饭，顶多还从别人贩里偷偷揣个嫩南瓜抱个大萝卜什么的回家。罗结巴贩里一连丢了三个嫩南瓜，就终于瞄着她又蹲进贩里，只是冲过去早了点。那婆娘赶紧提裤子说想解手，还吊着嗓子喊贵坨。贵坨赶来了，把拳头挥到罗结巴下巴边，说下次还敢看人家婆娘脱裤子就敲掉那下巴。叫罗结巴胀红脸结巴成一团。

罗结巴也有不结巴的时候，冷冷瞅过来的时候一字一顿：“你那心是铁匠铺打的？”又一字一顿加一句，“就不怕自己也养不出崽？”话噎死人。只好咬牙切齿重重吞一口气。要不是自知理亏，也想象贵坨一样把拳头挥到那下巴边去。

小芸的话也太灵了，没想就真的绝了后。又没想那样凶狠





霸气的角色却这样遭不起祸，将一付呲牙裂嘴摆到了小镇后头的狮头崖下。

也许又是那呲牙裂嘴叫人恶心或者心怵，大家都不肯去理。最后是小芸爹去埋了。埋了回来洗手洗脸换了三盆水，然后就大口大口喝米酒。

他就抓住这时候送羊羔子去了。杨老满不卖，乘班车去县城买一只回来。小芸爹却瞟都不瞟，左眉梢那根长长白毛一动不动，脸也黑得像块抹布。小芸娘倒是瞟了羊羔子一眼，轻声说：“她爹不吃羊羔子了。”却一直不瞟他。他怔怔站着，屋里那只煤炉子依然亮亮的把空气烤得粘人。他久久盯着那亮亮的煤炉子，身子又一点一点矮。终于提着羊羔子慢慢退出来。

身子顿时让北风吹成冰棍。真舍不得那煤炉子哩。不过听广播里讲屋里老亮个煤炉子也不好，容易闹出什么煤气中毒来。

晚上躺在床上梦迷梦糊搂了小芸一宵，醒来才晓得枕巾湿透了。一下子周身全瘫了，瘫成一张皱巴巴稀软的纸。眼里只有一片灰凉颜色。羊羔子叫声又远远从杨老满院子里飘来，清晰无比没有电锯声搅和，就更加像细人崽哭。便打个老大的哆嗦，床都跟着一抖动。蹦下床来满屋子疯跑。最后跑到屋角的羊羔子面前，杀猪刀挥得打鼓一样。雪白一只羊羔子眨眼成了一堆稀碎血红的肉。

这才一屁股坐到地上。眼前又是一片灰凉颜色，腾腾的。

